

## 琅函有恙

## 院藏古籍函套修復試議

高宜君

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上》曾記載這麼一個小故事：「楚人有賣某珠於鄭者。為木蘭之櫃，熏以桂椒，綴以珠玉，飾以玫瑰，緝以翡翠。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。」可見良好完善的包裝，比原先被包裝的主角，更加誘人。院藏清宮古籍的函套，雖不至於搶了書籍的風采，但以「紙」、「絹」、「緞」、「紗」、「綢」、「木」、「骨」、「牙」、「玉」等高檔質材製作的函套，便有著如上述木櫃的特性。然而在歷經數百年的歷史洗禮之後，這些精美高雅的書籍函套，不免劣化、殘損。由於「護帙有道——古籍裝潢特展」的籌辦，而得以在短時間接觸及修復七十餘件清宮書籍函套，今將修復心得撰文與同好共享。

自古以來，書籍保存方式相當多樣，除單純以書櫃、書架等貯存之外，更將製作「木匣」、「函套」等裝具，先行盛裝之後，再置入「櫃格」，以求多一道保護，這正是本院

典藏古籍在歷經數百年之後，多數皆能保存完好的主因。換言之，合宜的保存方法，確實能夠隔離光線、灰塵，並減少紫外光、酸性物質與黴菌孢子等對古籍的直接傷害，而

「匣」、「套」的運用，也足以進一步降低書籍因搬遷、移動時產生之碰撞、摩擦所造成的傷害。以院藏古籍函套為例，作為書籍防護最前線，為數不少的清宮函套，但歷經多次「戰

役」（搬遷），以及無法避免的「餐風露宿」之後，終究不免有些劣化、殘損，而失去原本的功能，透過修復，方得以使其重獲「新生」。本文以個人「函套」修復心得為題，從函

套源起談起，接著就其型制、材料進行分析，最後以此次協助「護帙有道——古籍裝潢特展」展件修復為例，與讀者分享修復心得。

## 函套源起、型制及其製作材料

「函」，原本指的是盛箭的袋子，與裝盛書卷的「帙」字意義相似。「帙」的涵義，後來擴大到包括所有的護書用具，而「函」，除保持「包裹」之義外，有時也與「匣」與「盒」通用，指裝盛物品的狹長型方盒。由於方版印刷術的普遍使用，不但改變「書」體的型態，同時也轉變了護書載具從的「囊」狀轉而成「方體」，這便是我們所知的書「函」形態了。「套」，原意覆蓋，與「函」合用，無疑成為用來裝載、套覆書籍的專有名詞了。

關於函套，正如上述，因書籍裝幀型式的改變而出現，而其形制，是否也是在冊葉型式書籍出現之後方有所變化，實無從考起。實際上除卷軸外，經摺裝、包背裝、線裝在整體外觀都呈現長方體形狀，也就是說，均可設計「函套」來裝盛和保護，從這個角度切入，「函套」出現或相關設計形態，或許也不致於太晚。但不論如何，根據書籍的尺寸量身訂做而成的方型保護盒，絕對是「函套」的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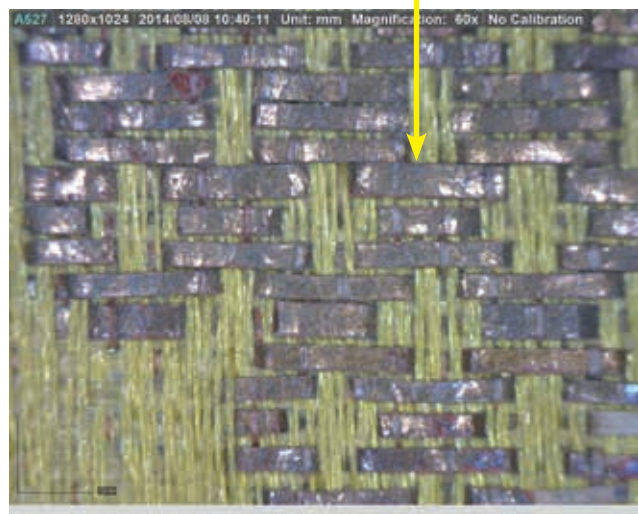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《欽定照朝雅頌集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上下面開放之四合套



圖二 《欽定照朝雅頌集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由五片板子組合而成的四合套展開圖





圖五 《八旬萬壽盛典(八)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函套覆有吉祥紋樣具祝壽之意錦布。於60倍顯微鏡下，由「片金線」所編織而成「盤長紋」組織圖。

便性優於木板，但若以現今保存情形與劣化狀況，木板的耐久度與堅固性實優於紙板。

前文曾提及，清宮函套幾乎都以錦布類織物包覆，鮮見紙箋，筆者以為，除了視覺的裝飾功能較佳外，由於各板材間交界處容易呈九十度至一百八十度的翻摺，絲織物的耐摺度實際上較紙張強韌，推測其應也是考量原因之一。乾隆六十二

年（一七九七）造辦處《活計檔》中著錄：「大學士伯和御前大臣福，交 御製盛京詩一部（係黃地緯絲套面、簽邊線字樣俱係米色、地藍緯絲黃家緞暗花殼面）。懋勤殿奉諭，著照書套緯絲花樣俱畫紙樣呈看等，諭隨按 御製盛京詩之套，畫得黃地緯絲花樣書套紙樣一張，殼面黃緞地暗花紙樣一張，呈大學士伯和御前大臣福，看閱奉，欲發往蘇州交織造舒重

照樣緯絲書套面兩件」從上文可知書籍函套使用織錦圖案，還得經過皇帝批示，方能動工製作。說明函套雖僅是書籍配件，但皇帝的參與層度相對不減，或許這與前面提及的「規制」有些關連也說不定。例如乾隆五十七年（一七九二）《八旬萬壽盛典》函套，錦布以黃色為主體，織有壽紋、雲蝠紋、卍字紋、盤長紋等吉祥紋樣，其明黃色彩，不正意喻天子本

本樣式。

一般來說，函套的製作方式，皆是由厚紙板或木板組合而成。以筆者所見，故宮的古籍函套，以「四合套」佔絕對多數，當然「六合套」也兼而有之，除紙合背（紙板）或木板為基底的區別之外，板材皆覆以裱貼錦布或藍棉布，這正是院藏函套之所以麗雅的最大原因。當然使用別子穿

插，防止鬆脫，也是函套不可或缺的固定方式之一。由於板材的硬度高，是以保護書籍免於碰撞，或是隔絕蟲害與光線的功能性較強。紙板強度雖不及木板，但輕巧易於製作的優點卻是使用函套板材的首選。

如果從結構面來看，「四合套」是由同書冊大小相似之五塊板料所構成，而「六合套」則是由九塊大小板

所構成，比四合套多出上下兩端的封板，可說全面性地套覆住書籍各面，具密封，防止光害，這是四合套所比不上的。（圖一~四）六合套除了發揮基本的護書功能，也因為追求美觀等因素，而發展出種種型式，例如雲套、山字套、回文套、月牙套，嚴格說，皆屬於六合套的變型而已，雖說如此，但實際製作的難度極高。

由於本院所藏函套大皆來自清宮，因此在材料、圖樣、配色上皆十分講究，而各類書籍所配用之函套，據筆者觀察，似乎有其一定規制，例如黃、紅色系多用於《實錄》、《會典》、《聖訓》等官書，而藍色系似乎多用於儒家經典、子部、集部諸書。

就構件來說，一個函套組成的基本材料有：板材、織布、別子等三大項。此次展覽個人所見之七十多個函套中，板材多以紙板為主，偶有木板函套，例如《萬壽盛典初集》、《資治通鑑綱目》、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等，木板與紙板在外觀上因皆包覆錦面，故差異不大。雖如前述，以材料特性來看，紙板在製作上的靈活與方



圖三 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六面皆為封閉之六合套



圖四 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由九片板子組合而成的六合套展開圖

插，防止鬆脫，也是函套不可或缺的固定方式之一。由於板材的硬度高，是以保護書籍免於碰撞，或是隔絕蟲害與光線的功能性較強。紙板強度雖不及木板，但輕巧易於製作的優點卻是使用函套板材的首選。

如果從結構面來看，「四合套」是由同書冊大小相似之五塊板料所構成，而「六合套」則是由九塊大小板





圖七 《陶靖節集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函套翻折處斷裂



圖八 《爾雅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缺板子



圖九 宋刊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錦布因老化加上磨損嚴重而導致缺損的現象



圖十 《御製幾餘詩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別帶磨損和別子缺損

較差，經日光照射後纖維強度下降，容易出現泛黃、酥碎或褪色。蠶絲是熟蠶結繭所分泌的絲液凝固而成的連續性長纖維，也稱「天然絲」，主要成分為絲膠和絲素，而絲膠和絲素皆為蛋白質，由於蛋白質內的胺基酸容易因為光線、溫度的變化，出現光氧化和熱化學作用進而產生老化現象。光線中的紫外線，容易造成有機分子化學鍵斷裂，隨即在光、氧作用下，產生活性極大的自由基，更進一步使聚合物氧化，而出現不同程度的劣化狀況。（圖九）

固定別子的別帶（別子絆）也會因為使用的關係，不斷與函套邊緣摩擦，出現織品纖維斷裂的狀況，最後別子遺落，造成缺損。（圖十）過去，因僅視函套為書籍配件等原因，故而忽略其價值。近年來，由於文物修復的觀念逐漸成熟，主體所附屬的配件，也陸續被視為文化歷史的一部分，保持文物的整體性已漸漸成為是今日修復的準則與目標。有鑑於此，筆者在執行修復工作時，除修復損傷、恢復舊觀之外，尤其重視其先被賦予的護書功能，以下舉函套修

護實例數則，以茲說明。  
《春秋經筵》回字六合套修復  
此函套屬於典型的「回」字型六合函套，由於先天上的細條紙板圖案設計，加上歷時已久等因素，回字紙板已有斷裂、缺損。（圖十一）筆者仔細觀察之後發現，由於紙板斷裂的切面過薄，相對地減少可提供接合的面積，若強行黏合，往後仍會因結構支撐度不足而陷落。因此，採取先以細竹栓插入兩邊紙板內層固定，以增加紙板支撐連結力量，然後再行黏合的方式修復。此法與早期臺灣南島



圖六 院藏函套常用別子（黃色標示為深紅色淺浮雕雲紋別子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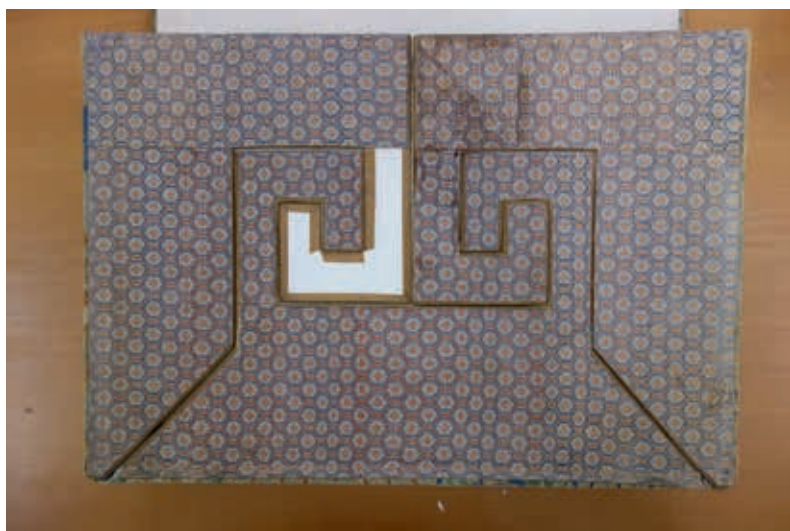
將《八旬萬壽盛典》函套織錦放在六十倍顯微鏡下觀察，可看到盤長紋所用之扁平線，為帶有金屬成分的「片金線」，此線不同於一般絲線，作法是在襯底上先貼上金箔，然後再

家，是傳統至高無上的御用色彩，而其圖案乃至所用材質，也必然有此講究。  
筆者在乾隆六十二年（一七九七）造辦處《活計檔》中看到以下著錄：「十一月二十八日總管那，交來堂諭一件，內開十一月日奉。大學士伯和御前大臣福，諭這著將由武英殿撤來 聖祖萬壽盛典圖書二本，隨玉斝子紙樣兩張。太上皇帝八旬萬壽盛典書兩本，隨玉斝子紙樣二件，發往蘇州交織造，舒靈按照書上繪圖樣，選派好手工比畫匠：並做白玉斝、紫檀木匣及原樣發去書四本，務於明年七八月間一併交京內造辦處以備陳設，不可遲誤，特諭遵此。」正說明乾隆皇帝完全依循他的祖父康熙御編《萬壽盛典初集》的所有規格來編纂自己的《八旬萬壽盛典》，其理不說自明。  
將《八旬萬壽盛典》函套織錦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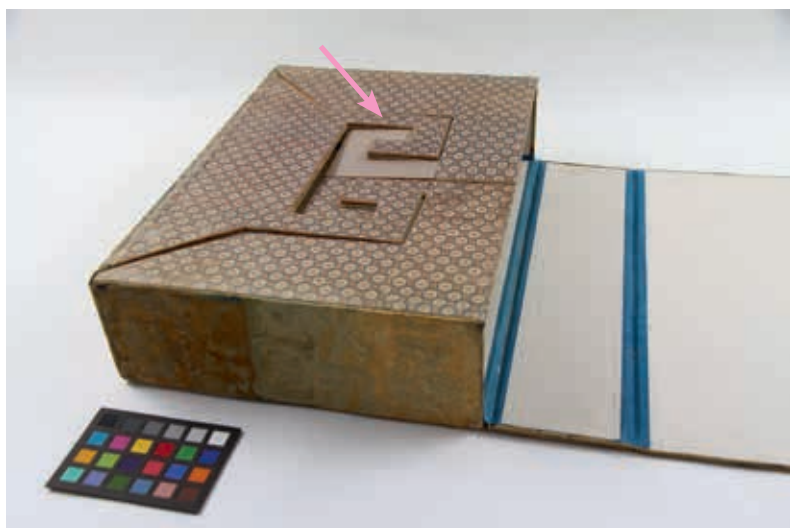
### 函套常見劣化狀況及修復試議

函套劣化因素錯綜複雜，往往交互影響，例如因調閱書籍的頻繁開闔，而使得板與板接縫處的織布，磨損開裂，板子進而遺失，這是筆者所見最常發生的損傷。（圖七、八）  
另外包覆於外，連結板子之絲織品老化也是影響因素之一。雖然蠶絲不論吸濕性、透水性以及絕熱性的表現都優於其他纖維，但耐光程度則將之裁成細條後，作為金線使用，由此精緻的工藝技術中亦可體會材質的高貴，當然也彰顯乾隆皇帝的尊貴與威嚴。（圖五）  
別子又稱「斝子」、「骨插」，由玉、象牙、駝骨、木：等打磨而成，常因函套大小而製作出不同尺寸，但多是由一字形之基本造型變化而來，特殊之樣式設計還需講究左右對稱，並由專人繪製樣稿後，再由造辦處製作。有時為了配合函套主體顏色會予以染色，《欽定熙朝雅頌集》、《御製幾餘詩》所用的深紅色淺浮雕雲紋別子即是一例。（圖六）





圖十三 《春秋經室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修復中，使用無酸紙板繪製缺損部分，並加以固定。



圖十四 《春秋經室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粉紅箭頭標示為缺損修復後



圖十六 將織布揭開置入合適顏色之補絹。登錄保存處  
修護紀錄



圖十五 依不同函套顏色，分別染製修補材。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**結語**  
過去由於函套修復較為被忽略，國內外能夠獲取的相關修復紀錄有限，故本文所舉之例實僅適用於受損輕微、仍保有結構性之函套。若遇破損程度極高或是配件已佚，無法復原至具有保護書籍功能的函套時，重新

製作或許也是選項之一。但這又是另一門學問，以筆者所知目前本院函套的殘損情況，如何拿捏，正考驗著保存者與修復者的智慧，由本次展覽送修函套多損傷以別子脫落為多，真正缺少板材較少，加上為符合展覽精神，故以「恢復舊觀」為主，不多作

民族製作船隻的方式類似，將木栓連接船板增加其密合度，使板子的結合更加緊密。(圖十二) 另外函套缺損

處，則以厚度相當之中性紙板繪出缺損形狀後，以相同方式填補固定，外層之錦布因原物圖樣現已難尋，所以改以單色織物代替，讓修補處不致於過度突兀。(圖十三、十四)



圖十一 《春秋經室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藏修復前狀況，黃箭頭標示為斷裂；粉紅箭頭標示為缺損。



圖十二 《春秋經室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修復中，使用竹栓加以支撐連結紙板斷裂處。

染製後之新補絹，置放於缺損處下方，黏貼於原裱布和板子中間。(圖十五、十六) 顏色染製不宜過深或太淺，都會造成視覺上隱補處過於突兀，另外隱補的絹布也不宜繃太緊，否則乾燥後，容易在板子交界開闔處崩裂。(圖十七、十八)

《御製幾餘詩》四合套修復  
至於《御製幾餘詩》四合套別帶斷裂部分，則是儘量保留原有的織布，以同色系布料襯底加固後，依別子大小重新製作。(圖十九) 另外遇到缺損別子時，尤其是原本配置特別形狀或顏色的別子，經常會出現材料短缺的狀況。今日類似配件取得不易，此次修復使用過去筆者以市面上最易買到的一字形乳白色別子代替，但《御製幾餘詩》的函套別子不僅造型特殊，其鮮見朱紅色彩，在無替代品可用的情況狀況下，筆者將大小適當之一字形別子，先以壓克力顏料進行塗佈，使修復後別子與原始別子所呈現的視覺效果趨於協調後，暫時抵替，至合適物件出現為止。(圖二十)



# 故宮國寶

Children's NPM Digital Playground

# 童樂趣

2014 11/27 - 2015 3/15

松山奉天宮

09:30 - 17:30 周一休館

免費  
入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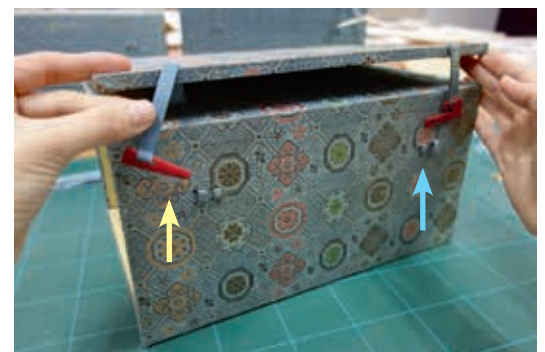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七 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修復前，函套邊緣織品斷裂。



圖十八 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修復後，以新的補緝連接斷裂處。



圖十九 將原始別帶黏附於新支撐物上。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



圖二十 《御製幾餘詩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淡藍色箭頭標示處為原始別子，黃色箭頭標示處為替代用自製別子。

太大的變動。

作為書籍的保護盒，在過去，函套屬性似乎無關重要，然而經過本次的實際修復，過程中不禁亦體會，原來看似無關書籍的函套，其實也隱含許多過去不曾注意的資訊，例如書籍題名、版本、卷次、館藏編號、標籤

等前人註記，細細品味之下，更體會出前人愛書、進而護書的初衷，更因「舊」而知「新」。除修復舊函套之外，未來若需要製作新函套之時，當以「舊物」為「範本」，考量紙板酸鹼度是否為中性？厚度是否合宜？紙板大小是否完全將書籍包覆？關於織

布上的染料是否穩定？黏著劑是否為中性？避免材料使用不當等因素，重新為這些故宮「古籍」打造一個安全的新家。

本篇章感謝賴清忠先生和助理張淑瀾小姐協力合作修復，在此筆者一併深表感謝之意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## 參考資料

1. 吳壁雅，〈皇城聚珍——清代殿本圖書特展〉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七。
2. 王海紅，〈文物囊匣包裝的傳承與發展〉，《中國文物科學研究》二〇〇七年第三期，頁八九—九一。
3. 白淑香、白放良，〈古籍函套製作工藝介

- 紹〉，《寧夏回族自治州圖書館》二〇〇八年第四期，頁七六—七九。
4. 侯富芳，〈從古籍保護角度談當前古籍函套工作得與失〉，《圖書館建設》二〇一〇年第九期。
5. 高宜君，〈一個量身訂做的家——書畫冊頁的保存方式〉，《台灣文學館》二〇〇八年第

- 一八期，頁七八—七九。
6. 張珊，〈函套源流考〉，《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二〇一一年第一期。
7. 林娟娟，〈台灣織品保存常見的問題〉，《織品與紙質保存修復國際交流研討會》，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，二〇〇五，頁八九—一〇四。